

# 网络新生词“点赞”的研究

——基于使用语言模型及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视角

何 享

**摘 要:**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变体,是一个由认知、文化和使用三者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本文以网络新生词“点赞”为研究对象,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为基础,对“点赞”表达从意义建构、语法化以及语用适应3个维度对网络语言复杂、动态、非线性的发展过程展开探讨。研究表明:网络新生词“点赞”处于一个语义不断深化、语法功能不断拓宽的动态适应发展过程中。本文认为:网络语言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语言现象,社会发展对网络语言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网络语言遵循在使用中发展、在社会互动中动态地适应和演化的规律。网络语言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语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 使用语言模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点赞;网络语言;语言变体

[中图分类号] H030

DOI: 10.12002/j.bisu.2016.0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5-0045-13

## 引言

网络语言是由网民创造,在网络交流中使用的一种媒体语言(秦秀白,2003),代表了一种互联网文化。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网络语言蓬勃发展,对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语言研究者不能忽略的一个课题。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推广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产生之初,国外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从传播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展开。早期传播学著作中,学者们对作为数字化媒体下网络语言的特征作出了预测,认为网络语言具有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Heim,199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 Susan Herring 教授是最早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语言的学者,她指出网络语言的出现会改变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Herring,2004)。英国语言学家 David Crystal 探讨了因特网对语言的影响,认为“因特网拓宽了语言的范围,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语言变体,

使人类语言的创造力在因特网中焕发了新的生机”(Crystal, 2001: 241)。此后, 针对网络语言的研究逐渐增多, 如 Lee (2007)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台湾地区的网络语言——火星文的语言特征及其使用群体进行了研究; Neuge (2005) 应用语篇理论对网络社交聊天室语言特征展开了分析等。整体上, 国外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与网络发展保持同步, 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涵盖了网络交际和网络语言的各方面。

国内网络语言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互联网连通的 1994 年至今的 20 多年时间里, 国内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国内现有有关网络语言的研究中, 语言学视角是网络语言分析研究领域的主力军, 其它依次是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启蒙阶段网络语言研究中, 学者主要关注的内容包括大众对网络语言的态度及网络语言的规范(闪雄, 2000), 网络语言的性质、形式特征和修辞现象等(劲松、麒珂, 2000; 邝霞、金子, 2000)。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语言的快速发展, 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网络语言自身的特点(彭嘉强, 2001; 张建冲, 2003; 邓军, 2004) 以及网络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许钟宁, 2004) 等。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新语言学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网络语言的研究视角, 学者们从语体学角度(秦秀白, 2003)、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黄国文, 2005; 李旭平, 2005) 以及模因论(何自然, 2003) 等视角出发, 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网络语言的构成、性质及其相关特征。国家对网络新词规范和引导的加强使得研究者们(如白解红、陈敏哲, 2010; 刘冬青、施建平, 2010) 开始从心理认知和社会层面探讨网络语言的形成机制及社会意义。总体上, 国内语言学角度的网络语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们对网络语言的探索已由表层的语言现象深入到网络语言本体内部(陈敏哲、白解红, 2012: 130)。

国外网络语言研究大多以英语或其它印欧语系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 英语作为网络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属性特征及变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和汉语网络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和相通性, 但是汉语网络语言的发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考验应该具有中国独有的特点。国内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将网络语言分成不同的模块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独立性研究, 或聚焦某个阶段某些网络热词的特性, 较少将网络语言视为一个有机体系, 探索语言系统的复杂、交互及动态的发展过程。“点赞”源于西方网络字符, 西方字符和中国汉字的完美邂逅造就了当前“点赞”成为极具正能量、极富中国特色的网络热词。

本文以网络新词“点赞”为研究对象, 以“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为基础, 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 对网络新生词“点赞”的语义演化、语法构

建及语用适应3个维度进行探讨,旨在揭示网络语言复杂、动态、非线性的发展过程。

## 一、理论基础

### 1. 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 (Usage-based Language Model)

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兴起和发展,语言学理论从传统的规定主义,经过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等“基于规则”(Rule-based)的语言理论,进入了以认知语言学为主要代表的“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语言理论时代。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二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Bybee, 2006)。语言的习得和学习是一个逐步形成、自下而上的建构过程,而言语使用过程中的语言实例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建构基础,语言系统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获得从根本上是建立在语言使用基础之上的。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 (1988/2000)在总结了一系列具有认知-功能取向语言学流派的基本理念基础之上提出了“基于用法的语言模型”(Usage-based Language Model)。该语言模型的核心观点包括:(1)语言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交际;(2)任何自然语言总是在语境中使用,受语境因素的影响;(3)语言是后天学会的,不存在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4)语言意义不仅来源于词项,语法结构本身也具有意义(Tyler, 2010; 王初明, 2011)。

### 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复杂性一般被用来描述“自然界系统的产生、发展、进步和适应的过程”(Sherman & Schultz, 1998: 63),具体指自然界的各个系统是由复杂多样、相互作用的个体所组成,系统中个体以一种非线性的模式变化发展。随着遗传学、免疫学、生态学、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系统都是一个通过对周围环境的不断适应和改变而获得动态进步和发展的复杂适应性系统。”(Holland, 2006b: 8)近年来,认知科学很多领域的相关研究(Christiansen, 1994; Christiansen & Chater, 2008; Schoenemann, 2005)表明:语言使用方式对语言的习得、语言的建构、语言的认知模式及语言的演化有重要的影响,而语言习得、使用以及变化过程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方面。因此,语言可以被看作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

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Holland 于 1995 年正式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简称 CAS)。CAS 理论认为系统的构成元素是具有主动性和适应能力的主体,在系统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系统构件主体通过改进自己的行为,与其它主体及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王中阳、张怡, 2007: 187)。CAS 理论将整个系统元素理解为具有主动性和适应能力的主体,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动态、非线性和不可预测的,适应性是整个复杂系统中最基本的条件,主体在不断适应变化中产生新层次的主体。CAS 视域下的语言是一个由认知、文化和使用三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为解释语言的复杂适应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分析语言发展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也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因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网络语言的性质、使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 二、“点赞”的形成

“点”和“赞”古已有之。作为名词,“点”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点,小黑也”,即“细小的黑色斑痕”<sup>①</sup>。作为动词使用的“点”含义丰富,可表示:用笔加点<sup>②</sup>;指定,选派<sup>③</sup>;指点,提说<sup>④</sup>;评论<sup>⑤</sup>等。《说文解字》对“赞”字的解释为:“赞,见也。从贝,从𠄎。”<sup>⑥</sup>“贝与玉同为上古礼器”,因而“赞”为会意字,表示“人们纷纷带着财礼去觐见”。古汉语中的“赞”是一个独立词,多作动词使用,且语义内涵丰富,可表示:引导<sup>⑦</sup>;介绍<sup>⑧</sup>;参与<sup>⑨</sup>;选拔<sup>⑩</sup>;辅佐;赞美等。“赞”作名词用,主要表示一种常用于颂扬的文体,如柳宗元的《梁丘据赞》。现代汉语中“赞”主要作动词使用,意思主要包括:(1)帮助;(2)称赞。以“赞”字造词,汉语中早已有之,如“称赞”“赞美”“赞

① 《说文解字·黑部》:小黑也。今俗所谓点涓是也,或作玷,从黑,占声,多忝切,七部。

② 灭谓之点。——《尔雅·释器》。注:“以笔灭字为点。”

③ 可汗大点兵。——《乐府诗集·木兰诗》

④ 点拨;点点搐搐(指指点点);点手(招手;指点);点头知尾(一点即通,形容十分聪明)。

⑤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⑥ 《说文解字·贝部》:“赞,见也。从贝从𠄎。则盱切【注】臣铉等曰:𠄎,音洗,进也。执赞而进,有司赞相之。”

⑦ 太史赞王,王敬从之。——《国语》

⑧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史记·魏公子列传》

⑨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

⑩ 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礼记·月令》

颂”“赞成”等。然而当“赞”作为动词语素和同样为动词语素的“点”合在一起的表达却超出了常规的语法范畴，现代汉语词典中查阅不到“点”+“赞”的构词形式，北大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也检索不到包含“点赞”一词的例句。

“点”和“赞”搭配起来的使用源于网络社区的“赞”功能。Facebook、QQ空间、微博、微信、百度贴吧等国内外各大社交网站都提供了一个表达“赞”的功能，即在每个网帖和状态下方都有一个由大拇指或爱心形状图标代表的“赞”按钮，当网友对该帖内容表示欣赏、喜爱或支持时，就用鼠标点击这个“赞”图标。因而，“点击赞图标表示对帖子的欣赏、喜爱或支持”是“点赞”的最初意思。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作用下，“点击一个赞图标”的动作很快被缩减为“点赞”。

“点赞”以简单快捷的方式适应了网络时代人们快节奏互动的需求，在社交网站上一出现就受到网友的追捧，并迅速在社交网络圈中流行开来。

### 三、CAS视域下“点赞”非线性的动态发展

“点赞”作为新生词，在社交网络中诞生，伴随着网民的广泛使用和社交网络的普及而发展。可以说，“点赞”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在其使用过程中通过与网民的个体认知以及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获得的。本部分以基于人民网检索的“点赞”表达为例，从“点赞”表达的语义演变、语法构建以及语用适应3个维度对网络语言复杂、动态、非线性的发展过程展开探讨。

#### 1. “点赞”的语义演变

作为一个以社交网络流行为契机而迅速崛起的网络新生词，“点赞”始终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在发展过程中，“点赞”被不断赋予新意义，原有语义不断得到扩充与抽象。“点赞”由一个网络操作动作发展成为一种表达肯定、认可和赞赏的态度。用义素特征分析法可作如下描述：

“点赞”原语义：[+鼠标动作][+支持/欣赏]；

“点赞”新生义项：①[+具体动作][+支持/欣赏]；②[+抽象动作][+肯定/支持]。

例如：

(1) 刘涛老公晒女儿出生照，网友纷纷围观“点赞”并为小公主送上生日祝福。（人民网—山东频道—娱乐，2016-06-23）

(2) 在推特、脸书、Instagram等社交平台，神龟兄弟成功“刷屏”，不少观众纷纷自发“点赞”。（人民网—焦点，2016-06-24）

(3) 因为民警是便衣，群众开始以为是在拍大片，后来得知真相后，拍手

点赞。(人民网—陕西频道, 2016-06-23)

(4) 富德生命人寿云南分公司领导为刚刚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赵婧送上美丽的鲜花和暖心的鼓励。在场的人无一不为此勇敢的姑娘送上祝福, 为她点赞。(人民网—湖北频道, 2016-06-22)

(5) 三天卖出 600 万斤苹果, 农业部“点赞”苏宁农村电商。(人民网—海南视窗, 2016-06-23)

(6) “期末考试”成“快乐游考”, 这样的教育改革是真正的“减负”, 值得点赞。(人民网—江苏视窗—教育, 2016-06-21)

在上面的例子中, 例(1)、例(2)中“点赞”是“点击赞图标表示赞赏和支持”意思的缩写, 具体指网友通过点击社交网站的赞图标, 表达对刘涛女儿以及忍者神龟的喜爱和欣赏; 例(3)、例(4)中“点赞”是指“竖起大拇指”这一具体的肢体动作, 即在场群众对便衣民警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姑娘的英勇行为竖起大拇指夸奖、称赞, 以表达内心的赞赏和敬佩; 而例(5)、例(6)中的“点赞”是对“点击鼠标”和“竖起大拇指”具体动作概念意义的扩充与抽象, 是一种赞赏和支持态度的表达。

“点赞”作为新生热词, 以便捷快速表达情感的方式适应了网络时代快节奏生活的需求。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和使用者人群的递增, “通过点击赞图标以表示赞赏和支持”的概念意义被越来越多的网民所接受, “高高竖起大拇指”的“赞符号”抽象化为“夸奖、赞赏”的意义能指, 进入个体大脑认知并存储起来。当个体遇到想要表达赞美而又没有“赞图标”可点击的场景时, 大脑认知会直接调用固定化存储在大脑内部的“点赞”概念符号, 个体会很自然地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和夸奖”, 并会相应地在口头喊出“点赞”的发音。随着“点赞”从网络社区逐渐进入经济、文娱、社会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点赞”语义逐渐获得泛指化扩展和衍生, 可以用来表示对任何相关事物和现象的称赞和夸奖。只要遇到能引起关注、被认可的事物或现象, 个体大脑认知都会通过激活“点赞”的图式存储, 调用“点赞”来表达内心的“欣赏和赞同”。

从实在的点击鼠标动作, 到具体的竖起大拇指动作, 再到“赞赏”概念意义的形成, “点赞”语义经历了一个具体化、概念抽象化和泛指化的演化轨迹。

“点赞”的语义演变轨迹说明, 语言不是封闭性的, 是动态的、开放的, 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 语言被不断赋予新意义, 语言获得新意义的过程也是人类语言系统向前推进的过程。

## 2. “点赞”的语法建构

语言系统本身并不能产生新的语法结构和表达式。语法构式源于个体在语

言使用过程中,通过与客观现实互动形成的一种体验认知的构建,是语言使用者在运用诸如语音、语义、词汇等各类语言资源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以及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共同作用而生成的。“点赞”源于一个具体的网络动作,因而“点赞”最初是作动词使用,且一般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由于使用频率的增加、使用场合的拓宽,通过使用个体的认知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交互作用,“点赞”的语法形态和表达方式在原构式基础之上日趋灵活和多样化。例如:

(7)从以前被黑到不行,到现在无数人点赞,换了一个发型的袁姗姗真心是励志界的最佳范本呢。(人民网—广西频道,2016-06-22)

(8)八成的直播控在直播中结交到新的朋友,最喜欢的是有共同“看好”的同类,可以大家一起疯狂评论、放肆点赞。(人民网—新闻中心,2016-06-22)

(9)沙溢点赞胡可:她是模范妈妈,我觉得挺愧疚。(人民网—黑龙江频道—娱乐时尚,2016-06-20)

(10)点赞中国:我是一个兵,救人不留名。(人民网—新疆频道—要闻,2016-06-20)

(11)为了患者的健康托付,他们付出了青春、汗水,甚至健康的代价,让我们为医生点赞!(人民网—江西频道,2016-06-18)

(12)一盘番茄炒鸡蛋展示了较熟练的厨艺,一口俄语更是让身边的其他男星表示佩服,获得观众点赞。(人民网—安徽频道—娱乐星闻,2016-06-25)

(13)农村生活垃圾咋治理? 开县做法值得点赞。(人民网—重庆视窗—区县,2016-06-22)

在上文例句中,例(7)、例(8)中的“点赞”表达的是“通过点击赞图标表称赞”的原义,且“点赞”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其中例(8)还用“放肆”作副词加以修饰,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网友在点赞时的“疯狂状态”;例(9)、例(10)中的“点赞”作为及物动词使用,后面分别添加了“胡可”和“中国”作宾语,表示点赞对象;例(11)~(13)中,“点赞”和“给”“为”“获”等表提示对象的词素一起使用,构成“给/为/获(得)……点赞”的搭配,使“点赞”由一个主动行为转换成一个被动行为,表示“被别人点赞”。随着“点击赞图标表赞赏”的概念意义抽象、泛化之后,“点赞”亦可作名词使用。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新娘娜琪雅将婚礼照片发布在网上后,网友们立刻爱上了她和伴娘团自然清新的爆炸头造型。目前这组照片已经收获了超过5000

次点赞。(人民网—云南频道—图片, 2016-06-22)

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作用下,“点赞”一词中“点”的语义逐渐隐退,而“赞”的语义逐渐凸显,人们很快将“点赞”缩减为“赞”使用。缩减后的“赞”保留了和“点赞”一样的语义概念,以更加灵活的语法表达方式适应了当代快节奏生活的需要。如“赞”作名词,可以与量词及形容词搭配,构成“秒赞”“一百个赞”“一千个赞”等近来非常流行的网络措辞。而作为动词、形容词使用时,“赞”可以依据不同场合与各种修饰成分搭配,实现多种构式意义的表达。例如:

(14)最美警花赤脚执勤,95后女交警暴雨中工作获赞。(人民网—福建频道—万象, 2016-06-25)

(15)孙俪同父异母妹妹曝光,颜值毫不逊色,网友赞一家都是神基因。(人民网—山东频道—文化—娱乐, 2016-06-23)

(16)朴实无华的文字打动人心,就连歌手李健也在微博上大赞歌曲。(人民网—河南分网, 2016-06-23)

(17)TFBOYS 首度同台飙戏,网友怒赞“真正的校园剧”。(人民网—江西频道, 2016-06-24)

(18)刘诗诗是个邻家美女,这一张照片的侧脸超赞,不过还是觉得她正脸更美。(人民网—深圳频道, 2016-06-25)

(19)专家认为,电视剧《好先生》在人物设计上是平常荧屏上不太多见的形象,剧本比较出新,剧中运用了很多插叙、闪回的叙事手法,非常赞。(人民网—湖北频道, 2016-06-25)

例(14)~(17)中,“赞”都作为动词使用,其中,例(14)表“被动赞”,其余例句表主动赞;例(16)、例(17)用“大”和“怒”作为修饰,表示夸奖的程度;而例(18)、例(19)中,“赞”作为形容词使用,与“超”“很”“好”“怒”“绝”“非常”“无限”等程度副词搭配使用,表“值得称赞”,引申出“好”“精彩”“太棒了”等意义,能更直接地表达强烈的情感和态度。

除此之外,由于使用人群的激增、使用领域的扩展以及搭配对象的日益增多,“赞”和“点赞”在词性多样化的基础之上逐渐产生成为“类词缀”的趋势,并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可以与一些词根组词。当代社会,只要与引人关注、被夸奖等概念相关的人、事物、现象或动作,都可以和“赞”或“点赞”组合使用,形成“×(点)赞”、“点赞×”等格式的新词群,如“集赞”“按赞”“刷赞”“求赞”“拉点赞”“点赞党”“点赞数”“点赞量”“点赞一族”等网络词语变体。

基于使用的语法理论认为,语法模式是在人们使用语言过程中不断涌现的

(Bybee, 2006; Hopper, 1998), 语法形态随着语言使用经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Wells *et al.*, 2009)。“点赞”的广泛使用不仅拓宽了其语义表达,也引发了“点赞”语法结构和功能属性的拓展和延伸,而使用群体的多样性及使用场合的多变性更赋予“点赞”灵活的动态语法特性。

### 3. “点赞”的语用适应

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时刻都在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通过与个体情感认知以及社会语言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那些能够适合更多交际场景和贴切表达意图的语言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并获得发展。网民个体认知的发展以及网络媒体环境的交互作用赋予了“点赞”新的语用色彩。语用色彩含义由社会语境赋予,能够显示词语新旧含义的差异。随着“点赞”在越来越多社交网络场合中的使用,“点赞”衍生出更多丰富的语义意涵和创新用法,与“点击赞图标表达认同和喜爱”的原义出现了较大差异,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比如:“点赞”可以表示“信息已阅”;给别人“点赞”是为了收获别人对自己“点赞”;熟悉的人彼此支持,借“点赞”沟通感情;长时间没联系的朋友通过“点赞”表明一种存在感,隐晦地告诉对方“我在关注你”。而在“一方有难,八方点赞”基础之上改版的“××有难,八方速来点赞”表达中,“点赞”的实际意义已完全失去了“认同、赞美”等积极层面的意义,转而表达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语义。

“点赞”作为网络流行表达,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适用多种交际场合,对不同地位和阶层的用户个体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例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的新年贺词中,称赞“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蛮拼的”和“点赞”的使用,使国家元首的新年贺词更加亲和、接地气、有人情味,透露出主席与民众相呼应的用心,最大程度上拉近了主席与人民的距离,展现了主席的亲民风格和人格魅力,并立即得到网友的积极回应,“这一年,习大大也是蛮拼的,为习大大点赞!”在此交际场境中,“点赞”的使用跨越了交际双方因社会关系和交际身份界限差异带来的鸿沟,有效地起到社交纽带的作用,实现了官方与民间舆论在空间维度的良性与和谐互动。再如,“住房商贷首付比最低20%,开发商点赞新政”(成都商报,2016-02-05)。法规、条款一般较严肃和庄重,“点赞”在此语境的运用透露出开发商对央行、银监会颁布的住房商贷首付新规的支持,同时也隐含着新规的合理性以及新规对开发商可能带来的福利,消除了银行一直以来严肃、刻板的印象,缩短了开发商和银行之间的隔阂,使两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更和谐。

作为流行表达,“点赞”不仅能适应不同网络情境的交际需要,在被网民广泛使用过程中,“点赞”从网上走到网下,从网络走向社会,成为一种受大

众欢迎的时尚语言表达构式。现实言语交际中，“点赞”有助于实现真实意图含蓄、委婉的表达，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多重交际场合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对于初次谋面的女士，男士可以使用“为您的美丽点赞！”的表达方式去恭维对方，会面结束可以使用“为我们今天的相遇点赞！”“点赞”在该交际场合的使用，委婉、恰当地表达出男士内心的欣喜，恰到好处地表露出男士对该女士的好感和欣赏。

从网络走向生活的“点赞”具有更加广泛的适应性，在面对面言语交际中，“点赞”表达通过遵守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能够消除现实交际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合作原则的要素，有效挽回对方面子从而保证双方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比如，A：嘿，我这次的新发型怎么样？B：嗯，我觉得头发染的颜色稍微暗了点，不过总体还是要点赞哦！B对A的问题进行回答时，使用“点赞”实现了对言语交际面子原则的遵守，含蓄地表达了负面语言因素，“点赞”一词转换了对A新发型的不利评价因素，实现了对当前交际语境的顺应，维护了对方的面子，保证了双方良好交际的顺利进行。“点赞”在不同语境下的灵活表达和对不同场合的动态适应让一些表面看似不合规则的用法在特定语境下获得了合理的意义解释。

## 结语

语言的规则和发展均源自于语言的使用。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出发分析网络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能厘清网络语言与网民个体认知的发展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更好地解释网络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发展模式，进一步分析各种复杂的网络语言现象。本文通过对以“点赞”为代表的网络新词在使用过程中语义、语法及语用演变发展进程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新词的形成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新语言现象会不断产生。“点赞”由“点击赞图标表欣赏”的原义，发展为今天具有多种语体色彩、适应多种场合的表达构式，不仅适应了快节奏的网络生活，更有成为现代汉语中固定成员的趋势，成为推动语言交际的一个动力。“点赞”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语言创造能力，“点赞”被接受反映了社会对新语言现象的宽容与接纳。“点赞”的语义演化过程体现了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对自身的传承，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当代汉语的表达构式。

第二，网络符号与传播的互动为当代汉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网络语言是人类语言史上的一场革命（王德亮、仲梅，2008）。网络作为传播媒介首先催

生“点赞”，网民在使用网络交际的过程中扩大了“点赞”的搭配对象，丰富了“点赞”的意义表达。“点赞”操作简单方便，满足了现代人用最简捷的表达传递最多信息的交际需要，又进一步加快了社交网络的发展。“点赞”表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语言符号与传播的互动，网络巨大的传播力给“点赞”提供了变异和扩展的空间。网络语言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表达的组合方式和表现手法，让现代汉语日趋灵活和多样化，为中国传统语言带来了活力。

对诸如“点赞”网络新词的分析研究能进一步了解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规律，同时能够深入理解当代汉语语法化与词汇化过程。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对语言使用需求发生了变化，语言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及时的、动态的顺应和拓展，这也是语言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

#### 参考文献：

- [ 1 ] Bybee J. Form usage to grammar :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 [ J ] . *Language*, 2006, 82 ( 4 ) : 711~733.
- [ 2 ] Bybee J. Usage-based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A ] . In Robinson P & Ellis N( Eds. ).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C ] . New York : Taylor & Francis, 2008 : 216~236.
- [ 3 ] Christiansen M H. Infinite languages, finite minds : connectionism,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 [ D ] . Edinburgh :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94.
- [ 4 ] Crystal D.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 M ]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5 ] De Bot K. Introduction :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as a dynamic process [ J ] .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8 ( 92 ) : 166~178.
- [ 6 ] Heim M.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 M ]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7 ] Herring S C. Slouching toward the ordinary : current trend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J ] . *NewMedia Society*, 2004 ( 1 ) : 26~36.
- [ 8 ] Holland J H. Studying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 J ] .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2006 ( 19 ) : 1~8.
- [ 9 ] Hopper P. Emergent grammar [ A ] . In Tomasello M ( Ed. ) .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 C ] . Mahwah, N J : Erlbaum, 1998 : 155~175.
- [ 10 ] Langacker R W. A usage-based model [ A ] . In Rudzka-Ostyn B ( Ed. ) . *Topics in*

- Cognitive Linguistics* [ C ] . Amsterdam : UT Back-in-Print Service, 1988 : 127~161.
- [ 11 ] Langacker R W. A dynamic usage-based model [ A ] . In Barlow M & Kemmer S (Eds.) .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 C ] .Stanford :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2000 : 1~63.
- [ 12 ] Larsen-Freeman D & Cameron L.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a complex systems perspective [ J ] .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8 ( 92 ) : 200~213.
- [ 13 ] Lee F Y. Martian language : an alien language or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 D ] . Carbondale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7.
- [ 14 ] Neuage T.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of chat room talk [ D ] .Adelaide :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2005.
- [ 15 ] Schoenemann P T. Conceptual complexity and the brain : understanding language origins [ A ] . In Wang W S-Y & Minett J W (Eds.) .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 Essays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 C ] . Hong Kong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 : 47~94.
- [ 16 ] Sherman H & Schultz R. *Open Boundaries : Creating Business Innovation through Complexity* [ M ] . Reading, Massachusetts : Perseus Books, 1998.
- [ 17 ] Tyler A. 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 J ] .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 ( 30 ) : 270~291.
- [ 18 ] Wells J, Christiansen M H, Race D S, Acheson D & Macdonald M C. Experience and sentence processing :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relative clause comprehension [ J ] .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9 ( 58 ) : 250~271.
- [ 19 ] 白解红, 陈敏哲. 汉语网络词语的在线意义建构研究——以“X客”为例 [ J ] . 外语学刊, 2010 ( 2 ) : 25~30.
- [ 20 ] 陈敏哲, 白解红. 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 J ]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 4 ) : 130~134.
- [ 21 ] 邓军. 论网络语言与规范问题 [ J ] . 求索, 2004 ( 8 ) : 119~120.
- [ 22 ] 何自然. 模因论与社会语用 [ J ] . 现代外语, 2003 ( 2 ) : 200~209.
- [ 23 ] 黄国文. 电子语篇的特点 [ J ] .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 12 ) : 1~5.
- [ 24 ] 劲松, 麒珂. 网络语言是什么 [ J ] . 语文, 2000 ( 11 ) : 13~14.
- [ 25 ] 邝霞, 金子. 网络语言——一种新的社会方言 [ J ] . 语文建设, 2000 ( 8 ) : 21.
- [ 26 ] 李旭平. 语域理论模式下的网络交际和网络语言 [ J ] . 外语电化教学, 2005 ( 5 ) : 37~40.
- [ 27 ] 林纲, 安方琦. 网络语言的历时发展及其顺应性解读 [ J ] . 现代语言学, 2014 ( 2 ) : 186~194.

- [28] 刘辰洁. 超流行的“赞”[J]. 现代语文, 2013(8): 46~47.
- [29] 刘冬青, 施建平. 试说网络生僻词[J]. 语文建设, 2010(6): 34~35.
- [30] 彭嘉强. 尊重创新、讲究规范——谈谈网络流行语的规范[J]. 语文建设, 2001(8): 16.
- [31] 秦秀白. 网语和网话[J]. 外语电话教学, 2003(6): 1~6.
- [32] 闪雄. 网络语言破坏汉语的纯洁[J]. 语文建设, 2000(10): 15.
- [33] 王德亮, 仲梅. 网络语言: 语言史上的一场革命[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6): 33~36.
- [34] 王初明. 基于用法的语言习得观[J]. 中国外语, 2011(5): 1.
- [35] 王士元. 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J]. 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5~13.
- [36] 王顺林. 网络语言的符号学阐释[J]. 外语电化教学, 2008(3): 42~45.
- [37] 王中阳, 张怡. 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的科学哲学意义[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9): 187~190.
- [38] 许钟宁. 网络词语变异的语言文化解析[J]. 修辞学习, 2004(6): 58~60.
- [39] 张建冲. 论网络用语与语文规范化[J]. 电化教育研究, 2003(4): 34~37.
- [40] 张立兵. 赞的源流初探[J]. 文学遗产, 2008(5): 139~141.

收稿日期: 2016-05-09

作者信息: 何享,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12003, 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  
电子邮箱: hxoliver@163.com